《东里子论印》清 冯泌撰

东里子曰：印，字学之一也。原夫书契之作，固皆圣人之心画，以昭同文之制，又皆百王之治法，古用以昭信，盖自三代时皆有之。如苏子之所佩，虞卿之所解，其可据者也。而独推秦、汉者，为其时犹近古，而遗文流传，至今未磨，更可详考订耳。他若六朝之参以朱白，唐、宋之专尚朱文，以及元、明之更有朱叠官印，古法无复存矣！而私印之于古不堕者，殆惟一线，文、何、朱、颐出，而私印一道，疆疆乎返古之盛已。夫何，胡曰从辈毁觚为圆，力趋靡丽，一悦时目，古法于是复堕。吾师爨公力辟之，目为妖孽不为过，惜其书不传于世。至今学者矫揉造作，败坏成规，犹皆曰从流毒，则岂非好异者之过，而不揆于正哉。揆正之法，虽在师古，然使规规于古，不能自为一印，则是文必六经、《左》、《史》，而唐、宋不必继作；则是诗必《三百》、《楚骚》，而汉、唐不必更制；则是书必《石鼓》、斯、籀，而钟、王不必复起，非通论已。夫古印俱在，官之朱叠，力不可返，而有心者欲于私印中存古遗意，潜心求通，取古法而神明之，无不可以名当时、传后世，奈何恁杜撰，以至此极乎。今为学者计，不贵执古人之成规，而第当审时代为因革。夫古印朴，今印华；古印圆劲，今印方板；古印在有意无意，今印则着迹太甚。度今日尽返古初亦所不必，既有意求好，存朴茂于时华之中，运圆劲于方板之外，何不可？要在究心字法、章法，即以行文之说说印，其所谓正反开合、抑扬顿挫、浅深轻重、断续穿插．文愈变而法愈娴，无不一一如之，则不趋险怪，不务雕巧。犹夫字也，而一字之中，笔笔生动；犹夫章也，而一章之中，字字连贯，结撰完密。方且求工之不暇，而暇节外生枝，离经叛道，以取戾于先民，作俑于来兹也哉！

《印薮》、《印正》、《印选》诸书，斯道之规矩准绳之。苟非淹贯始终，与古为化，而欲独辟门径，鲜有不荡越范围者。盖不能放而求放，则真放焉而已，乌可与登作者之堂哉！爨公吾师留心篆学，垂五十年，凡古石刻铜铸，以及钟鼎杂文，其有关于文字者，靡不广搜详讨，以折衷于《薮》、《正》诸书。然后恁所镌摹，一惟雄放。而其实法律谨严，毫发不容以间。不规规于古而无非古，秦、汉以来，自为一家，犹夫书有钟、王，文有《左》、《史》，诗有李、杜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者也。而不善学者，不其知皆自苦心营炼中来，将欲舍古人之成法，以学先生之雄放，势不致荡越范围不止，是岂先生阶厉哉！夫印之为道，固有至理，历代以来，作者如林，先生《印指》一书，月旦诸家，扶进后学，未尝不折衷于古，得其中正。则其自为印也，非放亦可知矣。今之学者，不由规矩准绳中究心精炼，而遽以先生为法，是犹未立而驱之行也，岂可得乎？余初从先生游，窃自喜斯道得其途则甚易，及益深之而益知其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难，近来究心《印薮》诸书，始叹先生之学问有本，于古为化，空所依傍，自成一家，未可以一骤至，解人慎勿舍规矩准绳以学先生哉！

倪郁洲，余文学受业师也，博古嗜奇，初所作印，多趋险怪，刀锋尖利，浑朴未免有亏，后一变而宗《印正》，则纯乎秦之嫡派矣。平满圆朴之中，犹自英英露爽，能品也。红文有修能遗意，生趣可人，第终不能改而不用尖刀，亦所不解。

程穆倩名冠南国，以余所见不过数十印，不是概其生平。以所见沦之，白文清瘦可爱，刀法沉郁顿挫，无懈可击，然未脱去摹古迹象也；朱文宗修能而又变其体，近日学者爱摹之。

马西樵，淮隐人也，专于学古人之拙处、陋处。力矫近世纤巧之弊，可谓挺然独立者，然有意为之，未免着痕，要亦不失文人面目。

吴幼石、孙白村、郭子谦、杨平子辈，皆出自爨公面授，然谓文人游戏则可，若语于斯道之精微，则概乎未之有得也。

张容仲、秦赞元亦爨公薪传，但文理不深，凡爨公已刻字摹之酷似，间以己意则鄙俚不堪观矣！

姚彦徵、郑恪谨市头射利，无深责，而恪谨私淑爨公，间有一二不失矩度。彦征则与爨公同时，以其所学，尽出稠辈，独不免于逢迎世好，而晶玉诸章一入其手，则力量不犹人。未可以俗下忽之。

米紫来冠裳中群推宗匠，然师心夸大，已阶之厉，至胡臬司所刻谱，徒诩淹博，不辨世代，不正体格，杂然相就。且其为书，纸光墨色，事事精致，易悦俗目，不重斥之，惑乱将不知所底止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